



■《後感性·實相》排練照 攝影：何海藍 (Leecat Ho)
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時間：三月三十一日、四月一日 晚上八時
《後感性·實相》

周末好去處

《墨動》畫展 八家爭鳴

由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辦、藝術公社和賽馬會鯉魚門創意館協辦的《墨動》畫展，現正在葵涌「KC100 藝術空間」舉行。該畫展由黎美蓮博士和畫壇名家巢錫雄聯手策劃，共邀請了八位藝術家包括杜之外、曾翠薇、康雁屏、李麗芬、郭孟浩、李楚洵、林清源和黃爭，一起展出其歷年作品。林清源和黃爭分別來自廣州和北京，其餘六位藝術家皆在香港成長、生活和工作。他們當中有些曾於美術學院修讀正規的藝術教育，有些則從不同的渠道，如香港大學或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外課程部和私人教室，接受過不同媒介的藝術訓練。學習途徑雖有異，但所有獲邀的參展者皆長年孜孜不倦地埋首創作，每幅作品均各具個人風格。

時間：即日起至4月
地點：葵昌路100號「KC100藝術空間」

《大醫逸照》攝影展

為慶祝「香港醫學發展一百卅年」，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呈獻《大醫逸照》攝影展，同步展出著名攝影師謝至德和32位醫學院校友的攝影作品。攝影展分為兩部分。第一部分為大醫照象，透過著名攝影師謝至德的鏡頭，呈現出29位醫學院教授、舊生及現屆學生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挑戰和千鈞一髮的生命時刻。第二部分為映象大醫，由余宇康教授及黃貴權醫生負責策展，展出一系列由醫學院32位舊生親自拍攝的作品。這些影像包括他們的嗜好和興趣，例如野外生態、大自然景色、城市面貌，以至他們當義工時服務的弱勢社群等等，反映出他們如何看這個世界，從而了解什麼事物啟迪他們。

攝影展由即日起至3月29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開放予公眾參觀，其後亦會在5月4日至30日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作巡迴展覽。部分作品並會於4月1日至5月27日期間，在其他六個不同場地展出。具體時間及地點請參考網站：<http://130.med.hku.hk/>



香港大學微生物學講座教授袁國勇(攝影展作品之一) 攝影：謝至德

香港賽馬會「港文化·港創意」社區文化藝術展

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、文化葫蘆舉辦的香港賽馬會「港文化·港創意」社區文化藝術展覽，今年已是第七屆，過去多年，主辦方遊走香港不同社區，融合歷史文化、藝術設計、導賞和工作坊，以嶄新的方法呈現本地獨特文化，為社區的居民，以至區外的市民和遊客帶來充滿活力和多姿多彩的文化體驗。這次，展覽來到元朗和屯門。早在半年前，文化葫蘆已在兩區進行了深入的採訪研究，發掘出不少鮮為人知的趣聞軼事，更了解到兩區過去的文化歷史淵源，與所保存下來的不同習俗和傳統。公眾可以在展覽中了解到關於這兩個地區更多的故事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4月23日
地點：元朗劇院對外空地（逢星期三至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中午12時至晚上7時）
元朗廈村鄧氏宗祠及友恭學校（逢星期一、三至星期日，中午11時至下午5時）



「港文化·港創意」展覽 文化葫蘆提供

桑吉加 窺探世相人生

記得幾年前訪問桑吉加，他曾笑說自己有種「憋不住的張狂」，這點張狂帶到舞作上，就是能量飽滿、體能破格，情緒嘩嘩嘩地流淌。當時，這位來自草原的藏族編舞家忍不住辯白：「其實我性格中有另外一種東西一直沒有帶進來，很安靜的、細緻的。」這次他再次以駐團編舞的身份與城市當代舞蹈團（CCDC）合作《後感性·實相》，名字先聲奪人，充滿沉靜的哲思，這轉變會不會來得太劇烈，甚至好像要一下子去到佛的世界中了？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

「其實不抽象，反而更現實。」桑吉加笑着說，「我最後發現實相就是真實的現實，我們避不開。什麼叫本來面目？就是現實中繞不開的。我們達不到佛的境界，我們一直忘不了『我』，現在更是強調自我的時代，『我』在的時候，我們就沒有悟性達到佛的那個『實相』。我還悟不到，所以就表現我現實中真切感受到的東西吧。」桑吉加說，在吵雜的城市中，「人來人往，其實實無交往。」人生充滿無力與不安，這就是他所體會到的世情常態。

桑吉加用這樣的方式，把「實相」從極致、澄澈的佛法世界拉回人間；而在它之前冠上「後感性」之名，更表達出一種重新詮釋的慾望。

「後感性」實驗

「後感性」是一個視覺藝術上的名詞，指的是以1999年藝術家邱志傑和吳美純所策劃的「異形與妄想」展覽為始的，持續了10多年的中國本土實驗藝術實踐，最初的開端是對當時所流行的「觀念藝術」的反思。邱志傑曾憶述，「（90年代）所謂的觀念藝術，正在陷於一種標準化的趣味：極簡、枯燥、微小崇拜和機智崇拜。智力上的追求壓過了作品的現場感，《說法》變得比什麼都重要，一件作品不是為了打動人而是為了使觀眾佩服作者的智力水平，藝術界已經陷入了一場走入魔障的智力競賽。」而所謂的「後感性」，則是「對身份和類型不斷地退出，不斷地策劃和發動對於自我和經驗的再陌生化。後感性是從來沒有完成過的映像階段，是被無限地延長到一生的青春期。」

桑吉加當年並沒有看過相關的展覽，卻

透過文字被這個概念所觸動。「當時的這批藝術家，覺得觀念不大重要，而強調藝術存在的本身意義。對於藝術，每個人都有不同解讀的可能性，不能以你的說法，去強加於人。」他說，「開始構思這個作品時，我感覺『實相』本身太有佛的意義了，讓人覺得好像是要講佛教信仰的東西。話說回來，佛是信仰，而表演是假的；信仰講真，我們在舞台上講信仰，就有點諷刺了。所以會加上『後感性』，對這個『實相』賦予其他的解讀性。」「後感性」藝術家對於裝置藝術的解讀也給了他不少刺激，「對我來說也是舞蹈上的一種實驗。舞蹈是否有可能有一種裝置性？行為性？除了我們理解的跳舞之外，它的行為性在哪裡？進念，二十面體也經常做這種有行為力量的東西，那這種東西我自己從來沒有做過，跟它是否可以有一個結合？極端的飽和和極端的節約，之間的力量在哪裡？」

與鄧樹榮合作

創作《後感性·實相》，桑吉加邀來劇場導演鄧樹榮擔任劇場指導，也請來他的團隊為舞者們開設工作坊。鄧樹榮專注於簡約風格的形體劇場，《泰特斯》、《馬克白》，以及和舞蹈家邢亮與梅卓燕合作的《舞·雷雨》都體現出對於劇場中形體表達的不同探索。「我喜歡他的東西，舞台很簡單，也似乎沒有人物，不像我們傳統的劇，看服裝打扮就知道他是誰。他走比較中性的風格，人物很normal，看起來也許和我們平常的人都一樣。但是用這種方式去演繹過去比較有分量的作品的時候，他的處理方式和調度我很感興趣。而且他的演員還有很多肢體的動作，用肢體

來達到極端的力量，或者感情的發洩，這我也很感興趣。」

對桑吉加來說，戲劇理解的肢體和舞蹈的肢體有所不同，在工作坊中，他作為一個旁觀者每天觀察舞者的變化，「作為一個團隊的能量好像被慢慢喚起，大家開始願意嘗試一下以前沒有想過的，這很寶貴。（鄧樹榮的團隊）強調情景與行動中的潛台詞，說這句話時我們後面有什麼動機去說，舞蹈以往很少那麼去強調。舞蹈只是跳，偶爾會強調一些意境或者質感。而我一直喜歡有這種角色感，不是說他去扮演什麼人，而是內心應該要有一種角色感，才會去做這個動作，才會更有味道，更能拿捏到位。他們的訓練方式非常有幫助，讓演員腦子裡面有這種意識，這種意識如果貫穿表演者自己本身的視野，就能看到舞蹈不同的可能性。」

香港讓人慢不下來

雖然擔任CCDC的駐團編舞，桑吉加仍然希望每年完成一個作品之餘，能多出去走走，到不同的城市參與不同的委約創作，讓自己「豐富一點，保持一個好奇心」。

近年來，他在歐洲不同城市遊走，作品中總有音樂家李勁松的影子，到這次的《後感性·實相》，已是兩人第八次合作。問他有沒有自己喜歡的音樂風格，他想了想，轉而說：「很奇怪，我們在國外做的和在這裡的很不同。我們之前在意大利做的，音樂上的旋律美得呀，所有的狀態都很不一樣，在這裡，每天都是嘖嘖嘖！我說你不要嘖嘖嘖了，結果他出來還是！在挪威做的，音

■《春之祭》© Zerrin Aydin Herwegh



這次演出最可斟酌的，是以往的高牆不見了，換上一塊塊透明的牆，除了旋轉門外，其他的門都不見了，成為一個個自由出入的空隙。觀眾可以看到表演者在透明牆後等待出場時刻。不知道舞團為何作此改變，但這的確減弱了演出期間的壓迫感，本來是看不通透的社會世情，男女在其中走不出去的感覺都沒了，有點可惜。

接上的《春之祭》，不僅是翩娜的代表作，也是眾多《春之祭》舞作中的表表者。翩娜厲害處是作品既貼近本來刻畫的春之祭禮，但亦可解讀為少女的成人禮，又或者個人與群體間的對峙，另類人如何被排擠或消滅。除了極具視覺效果的滿台泥土外，舞台唯一的道具是一件紅色薄紗裙。音樂一起，我們看到是一個女子俯伏在紅紗裙上，紗裙作為犧牲的象徵是相當明顯。其他女舞者逐步出現，好幾個都有機會一擁紗裙而舞，跟着是男舞者出現。多場群舞力量澎湃，而且在群舞中，總有一個走了出來或被排了出來，幾段獨舞都

■《穆勒咖啡館》© Laszlo Szito



顯出了獨舞者的惶惑和不安。翩娜的舞蹈編排與音樂的節奏和力度極為呼應，令能量倍增，坐在堂座時可以感受到舞者的氣場，即使我坐在樓座，也能深深感受到舞者的能量。最後一段，被選中的舞者獨舞，那種無助無望，直刺人心，這次看，更發現更多的細節——圍在一旁的舞者們並非純粹地站在那裡，他們依然透着驚恐和不安。臨尾這段幾分鐘的獨舞是高潮所在，舞者需要掏心掏肺地跳着，也要叫人哀痛年輕生命的早逝。

這次演出的兩個陣容中，演犧牲的都是來自台灣的舞者，儘管個人較喜歡最後一晚那位的演繹，但兩人都相當不錯。其實，這次來港的團員，許多都是翩娜不在後才進團，是否未能達到翩娜所要求的高水平？也許。但他們都已是相當出色的舞者了。許多人看了或批評沒想像的好，或者沒有翩娜根本做不好。但我覺得現在的已是相當不錯。給點時間，讓他們真切地認識翩娜的舞蹈語言和進入創作的背景，並非不能帶我們去到翩娜定下的水平。說到底，這是唯一可以讓翩娜作品繼續活下去的方法。

敢觀

文：聞一浩
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再見翩娜經典

今屆香港藝術節終於帶來了已故舞壇巨人、德國編舞家翩娜·包殊的《春之祭》及《穆勒咖啡館》，說終於是因為這兩齣翩娜經典，一直都是現代舞迷必看之選，而香港藝術節自1997年的委約作品《抹窗人》開始，二十年來已先後為香港觀眾帶來四個翩娜作品——或許是節目巡演安排時間夾不上的緣故——直至今年該舞團第五次亮相藝術節才見這兩個作品的名字出現。

翩娜在世界舞壇的位置是毋庸置疑的，對過去半個世紀的編舞的影響，對舞蹈流派發展的貢獻，都已記在舞蹈史書，而《春之祭》及《穆勒咖啡館》這兩齣七十年代的作品是她的代表作。自己首次看這兩個作品，是2007年在北京。翩娜還在生，並親自演繹了《穆勒咖啡館》裡那孤寂女子的角色。即使看過錄像多遍，即使距離首次看現場演出多年，還不能忘記當時的震撼。儘管這次演出的《穆勒咖啡館》佈景處理可以斟酌，但還能再看並體味舞作本身不同的細節，印證心裡所記的片段和感覺，已是難得。這次更特意選擇看兩場，坐在不同的位置，去感受演出。

相比激昂的《春之祭》，內斂的《穆勒咖啡館》一開始很容易被比下來，但細看它，會發覺它有着一股沉靜憂傷的美，每看一次都更能感受內裡呈現的惶惑，和看到翩娜舞蹈編排的厲害。咖啡室恍如一個

社會縮影，靠在一旁的女子如演出的註腳。

翩娜表現了城市人的孤寂，渴望被愛和尋找愛。如夢遊般的女子閉目在咖啡室內尋尋覓覓，一個如守護天使般的西裝男子為她挪開桌椅，讓她安全地在台上游走尋索，當她與年輕男子相遇時，又促成兩人的輕吻、相擁，女子被抱起，到跌在地上，然後爬起再重複剛才的一組動作，不斷的重複叫人看到感情的虛妄及難以依存。碎步急行的髮髻女子不斷進出台，有點無所適從，不知安身何處的感覺。《穆勒咖啡館》裡，大家看到日後翩娜的作品特色俱在：舞蹈的戲劇元素很重，多視點的舞台，非常豐富的意象。

坐在堂座時，看到表演者的表情，聽到表演者沉重的呼吸聲和桌椅翻倒被推跌的聲音，在在提醒我們這是真實的人，真實的感情。坐在樓座感受更深，呼吸聲和桌椅聲雖然很輕，但仍在。更甚的是能俯瞰舞台，可以看到舞台不同的地方都有事情在發生，而且互相牽引，佈局相當好看。

■Pina Bausch
© Wilfried Krüger

